

你走了半年之後

涂沛璇

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
前臺中榮民總醫院 關懷訪視員

半年前，在我準備離開自殺防治工作的那個月，我接到了個案自殺身亡的消息，我面臨了強烈的震驚、罪惡、傷心、憤怒以及自我懷疑的負面情緒。

在知道個案的死法後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的腦海裡都是個案躺在血泊上的畫面，我反覆揣測著個案在生前畫下致命那刀時的絕望感。想知道為什麼他最後仍選擇走向死亡的道路，曾經給予過個案的名片，要個案在有需求時求助，最後他將它收到哪裡去了呢？

當時的我，儘管當時尋求他人協助，許多人都很努力地想讓我知道，個案的逝去並非我們能掌握，也要讓我理解個案的決定，要我好好地向逝者道別。

但依然沒有那麼容易。

這半年我試圖問了許多人，陌生人也好、熟人也罷，我問他們：人為什麼要自殺？每個人的答案都不盡相同，有的對於自殺不以為然，有的人對於自殺這件事感到高度同理，人生活得這麼苦，想離開也是正常的吧？

在這180個日子裡，我被這件事所引發的情緒困擾著。

最終，我選擇了放下這些疑惑。

我想我永遠得不到真的答案，他的家人

也不知道，也或許連他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結束他短暫的一生吧。

身為一個自殺關懷訪視員，短暫的參與了個案們或長或短的人生，每一次的見面，都不知道是不是最後一次。每次個案電話關機或成為空號時，我內心都是忐忑的；每當在手機上滑到有人自殺的新聞時，都在擔心是不是自己曾經服務過的對象，我與個案的每次接觸，都是嘗試著與死神拔河，深怕今天沒打這通電話，下次又是接到令人惋惜的訊息。

而當個案逝去，就好像我們輸了一般，所以產生了自我懷疑、憤怒感，在某種層面上，我也是suicide survivor，自殺倖存者。然而，所謂的倖存者，看似是浩劫重生後下的產物，但其實也背負著重要的任務，就是要幫離開的那些人加倍的努力活下去，所以，他們的死亡，並非毫無意義吧。

